

季羨林的乡愁

■ 赵紫云

“月是故乡明，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我故乡的月亮呀！”季羨林曾这样仰望蓝天，心绪早已飞回故里。

乡愁，是他生命中一抹挥之不去的底色——它藏在故乡芦苇坑的月色里，浸在母亲未说尽的牵挂中，飘在异国他乡的孤寂长夜，跨越千山万水，萦绕一生不散。

季羨林的乡愁，是童年芦苇坑里那轮清润的小月亮。故乡没有高山大川，却有占了村子大半的芦苇坑，芦苇坑便成了他儿时的游乐场和惹母亲生气时逃避责打的避风港。夏日他和小伙伴打水仗，清晨偶能在苇丛中捡到雪白的鸭蛋；犯了错母亲追着要打，他会站在水池中央对母亲做鬼脸，此时池边的母亲也会被他逗笑；黄昏的场院还是孩子们的乐园，他躺在地上数星星，更盼着夜色渐浓，看天上明月与水中月影交相辉映，连梦里都是两轮叠在一起的晶莹月亮。季羨林六岁前的时光，便浸透在山东西北部平原的烟火气中。这轮平凡的小月亮，刻在他记忆的最深处，成了他日后漫长岁月里最温暖的慰藉。即便后来游历三十多个国家，见过瑞士莱芒湖的旖旎月色、非洲大漠的皓洁清辉，他却始终认为，“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，万万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”。他的心，总在这样的月色里挣脱躯壳，掠过千山万水，精准地落回故乡临清的那片土地。

季羨林的乡愁，是故乡味道在味蕾上烙下的永恒印记。晚年的他，在散文里深情追忆临清的小吃——那碗“初淡而渐浓，乍薄而转厚”的临清汤，清澈中蕴藏醇厚，是别处尝不到的家乡至味。还有那金黄酥脆的“小饽子”（油条），刚出锅时咬上一口，满口生香；冬日清晨热气腾腾的豆腐脑，配上特制的卤汁，暖胃更暖心。这些朴素的食物，在他记忆里窖藏数十年，非但未曾褪色，反而历久弥醇。他常说：“走遍天下，最念的还是家乡那一口。”味觉，成了连接他与故乡最直接、最牢固的纽带，一口汤、一块饼，便能瞬间唤醒整个童年的清

晨与黄昏。

季羨林的乡愁，是身在异国时对两位母亲的双重眷恋。六岁离乡求学，之后与生母短暂见过三次，考入大学立即许下宏愿：“将来名牌大学毕业了，我一定找一份好的工作，挣很多钱把母亲迎养出来享福。”“母病速归”的电报拿在手中的那一刻，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成为他一生难以释怀的痛。在德国哥廷根求学的孤寂岁月里，母亲频频入梦，让他在日记中写下“夜里梦到母亲，我哭着醒来”的怅惘。而“祖国母亲”的身影，也随着与故土的远离愈发清晰。抗战爆发后，他与国内音讯阻隔，孤悬海外的十年间，对故乡的思念与对祖国的牵挂紧紧交织——“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”。房东欧朴尔太太盼子归来的神情，更让他想起长眠故土的母亲；哥廷根的风雨之夜，思绪翻涌间全是祖国的山川大地。这份乡愁虽带着苦涩，却让他更深切地体认到：“我是一个有故乡和祖国的人。”

季羨林的乡愁，是晚年居于北京时，对故土不曾间断的深情回望。年近耄耋，他住在北大朗润园，虽茂林修竹环绕，坐拥荷塘月色，却依然每每逢望夜便想起故乡那轮小月亮。他不仅惦记着临清的汤与小吃，更牵挂着故乡的风物——为年久失修的舍利塔奔走呼吁，捐出资金设立教育基金，只愿故乡越来越好。即便他在晚年数次还乡，目睹临清旧貌换新颜，那份牵挂亦未曾消减。正如他所体悟的：“思乡之病，说不上是苦是乐，其中有追忆，有惆怅，有留恋，有惋惜。流光如逝，时不再来。在微苦中实有甜美在。”

他所思念的，又何止是一轮月？而是那月光下一个有声有色的故乡。故乡的月，连着地气，接着人烟，是有温度的；故乡的味，渗入骨血，成为本能，是辨得出、忘不掉的生命印记。他处的月，固然也清辉洒地；他乡的食，纵使琳琅满目，但在他的看来，终究悬得太高、隔得太远，照不透也慰藉不了心底那片属于鲁西北平原的夜空与舌尖。



2010年清明节，季羨林的骨灰归葬故乡临清。他终于回到了母亲身边，回到了那轮小月亮的清辉里，也永远融入了那片生养他的土地与炊烟。他的乡愁，从来不是抽象缥缈的情思，而是具体可感的存在——是芦苇坑的月色，是母亲的叮咛，是临清汤的醇厚，是油条的焦香，是故乡晨昏里每一缕熟悉的烟火气。如他笔下那轮明月，清辉永驻，温暖绵长，他的乡愁，从此不再是眺望，而是圆满的归宿。那愁，如月恒在，如味永醇，成了一个游子写给故土最温柔的回信。

这份乡愁，藏着一个游子对“根”的眷恋，对“家”的牵挂，更蕴藏着对故土与祖国最深沉、最恒久的爱。

诗和远方

就在家乡

运河传·褪妆

■ 魏华北

郑庄的齐物画廊开在运河岸边。仿古建筑，一层待客，二层展厅，三层是库房和观景台，足有五百多平方米。

吴兰、贾大千随郑庄才饮过酒，又应邀来到画廊。

柳枝随着微风在五彩灯光里摇曳，河上有画舫行走。“画舫从山西会馆开过来，往前走不多远就是大码头。”观景台上，郑庄薄唇慵慵地开合，鼻腔里却有力地喷出一个“哼”字。郑庄瘦高，唐装，袖口遮住手背；布鞋，裤脚半掩鞋面；马脸上两道黑眉，眉梢下垂遮住细长的眼角。“这地界，想当年……”他含混不清地说着，食指在眼前比画，玉扳指闪着幽光。

“吴小姐，见证郑总的实力了吧？”贾大千捋一下长发，又忙不迭地拿手背揩一下唇角。

吴兰淡然一笑，跟着二人下楼参观展厅。

贾大千是山水画家，吴兰是京剧演员。贾大千与郑庄相熟，吴兰与二人是初识。郑庄不是今晚约酒的人，却理所当然地成了饭桌上的明月，被一众星辰捧着。吴兰学的是程派，戏台上唱青衣，擅《红鬃烈马》《锁麟囊》，她上午才随团巡演来到此地，得空看了会馆、码头之类的运河名胜，晚上阴阳错入了酒局。

“大家静一静好不好，我要讲郑总的传奇了呀！”贾大千两手托着多须的嘴巴子，扭脸看向郑庄，撇着腔调说道。

“老黄历了。”郑庄眯眼定定地望着吴兰，讨好地说道，“讲吧讲吧，只要吴小姐喜欢听。”

“当年，这中昌府可是运河上的璀璨明珠，何等繁华。可惜后来啊，渐渐断了航运，文脉也跟着弱了。”贾大千郑重其事地说着，站起身来双手举杯高过头顶，“郑总毅然辞了公职，到京城琉璃厂拜师学习书画装裱，终成当代大师。大家都以为郑总要在京城大展宏图，他却竟无旁贷回到咱这地儿，以一人之力带起一座城的文化繁荣……”

吴兰听不进去，心思不自觉地回到了舞台，心里唱着“春秋亭外风雨暴，何处悲声破寂寥……”。

这时，贾大千大声提议道：“来，让我们同举杯敬郑大师！”吴兰看贾大千夸张地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，端着酒杯就像捧起一顶高高的帽子，不禁哑然失笑。这一笑，却让郑庄和贾大千受了鼓舞，生拉硬拽地把吴兰请到了画廊。

宽敞的展厅里，射灯照着一幅幅装裱精美的字画。郑庄煞有介事地讲解一些“双钩”“皴染”“没骨”之类的词汇，贾大千唯唯诺诺，“名家大师”“力透纸背”地附和着。问吴兰如何，吴兰只得“好看，好看”地点头应承。

见吴兰果真不懂书画，二人更加得意起来。“当年这地界可是商贾大儒、文人骚客会集之地。”贾大千冲吴兰飘一丝坏笑，“当然，戏子名媛，青楼歌妓，也黑压压多了去了。”

“就咱们这地，这气派，搁在过去，怕是知府县也得敬三分哩。”贾大千继续恭维，冲郑庄使眼色道：“郑总，您说咱这儿还不是不请自来？”

吴兰听着别扭，出于礼貌，并未反驳。走马观花般一一掠过，郑庄在一斗方画框前立住，拉住贾大千的手喜形于色道：“恭喜老弟啊，八十万元，轮毂公司的老板定了，明天一早打钱来取。”

“耶！”贾大千蹦得老高，捋着长发对吴兰炫耀道，“五百块在乡间收的，老画，画工平平又残缺不全，我给补了几笔，落上个名家的款儿，郑总亲自上手装裱，再做了旧，你瞧！”

见吴兰讶异，郑庄笑道：“行话，三分画七分裱。走，带你到一楼长长见识。”

吴兰索性一探究竟。来到一楼，开门走进茶室，再开一道门，兜兜转转走进工作间。宣纸、画框、裱板、画轴，堆放得满满当当，中间裱台上摊着几张旧画。

“啥叫大师？一张好画能裱出三层；一卷子碎片能破镜重圆，妙手回春，照样高价出手……”贾大千口若悬河。

“我今不足她正少，她为饥寒我为娇……”郑庄胡乱哼着，锁紧了门，轻佻地笑道：“此情此景，就差吴小姐金玉压阵上一段儿。”

三人来到茶室，郑庄煮水泡茶，志得意满地分享成功之道：“裱画是匠人的手艺，包装却是商人的智慧。”郑庄连斟三碗茶，示意吴兰挨着自己坐下，捏着腔调说道，“唱戏是艺人的本分，想要成角儿，就得包装，得靠人来捧。”

“呵呵。”吴兰终于笑出声来，“若论化妆，我比您专业呀，打底、拍红、定妆、勒头、戴头面，一步步精心着呢。上台便是戏中人，黑白分明，快意恩仇；下得台来，褪妆卸装，还自己本来面目。虽说人生如戏，又岂能不分戏里戏外，靠浓妆艳抹的伪装讨生活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吴兰像一阵轻风拂袖而去，郑庄、贾大千面面相觑，呆看了一阵，不约而同跟出了画廊。

“素材问话太潦草，难免怀疑在心情。”

吴兰快步走在河岸的灯影里，跌宕婉转的唱腔穿透夜色，飘来一阵寒意。

寒衣节遥念祖母

■ 唐恒源

又至寒衣节，风卷落叶，恍若您蹒跚的脚步。九旬的我，总在梦中与您重逢，醒来时泪湿枕巾，您的音容笑貌，从未因岁月流逝而淡去分毫。

您的一生，是从苦水里熬出甜的一生。二十七岁丧夫，不满三寸的小脚，站不稳却要撑起一个家——春耕时，您牵着三岁的祖母，抱着一岁的父亲，在田埂上挪；秋收时，亏得娘家四位兄长搭手，才勉强让日子续上。那双脚，缠足时流尽了幼时的泪，后来又为儿女、为这个家，在泥土里磨了一辈子，每一步都走得艰难，却从未停下。

您的心，是装满了善与爱的心。我们姊妹五个，全是您一手带大，对我更是疼到了骨子里。邻里亲戚谁有疾，总爱来找我，您用土法针灸调理，分文不取，只说“能帮就帮”。您待所有人都温和，脸上总挂着笑，仿佛把一生的苦，都化作了给旁人的暖。

最让您欣慰的，该是亲眼见着家兴业旺、五世同堂。您常坐在院里的老树下，看着子孙绕膝、生活美满，便拉着人夸耀：“苦日子总算熬出头了。”您笑着说，眼里的光，比任何时候都亮，那是一辈子辛劳最好的报偿。

今日，我备好寒衣、遥寄天堂。愿远在那边的您，不用再缠小脚，不用再为生计奔波，脚下是坦途，身边是暖意，幸福安康。



冬塘简笔

朱玉东 摄

赶年集

■ 孙晓宇

“南有苏杭，北有临张”，这句流传数百年的俗谚，镌刻着我的家乡张秋古镇的荣光。运河穿镇而过，黄河滋养两岸，这座曾商贸辐辏的运河重镇，把最浓的年味，藏在腊月的年集里。记忆里的张秋年集，就铺在运河故道旁的米市街上，从腊月初十闹到除夕，把“小苏州”的繁盛与烟火气，一并装进了寒冬腊月。

天还未亮，运河上的薄雾还没散尽，年集就被第一声吆喝唤醒了。我裹着母亲做的厚棉袄，揣着温热的小米粥，踩着结了薄冰的青石板路往集上赶。青石板被千年脚步磨得光滑，倒映着远处灯笼的红灯，耳畔是越来越近的喧闹——商贩的叫卖声、牲口的嘶鸣声、孩童的嬉笑声，还有山东快书里《武松赶会》的铿锵唱词，从街口的戏楼方向飘来，混着运河水汽与食物香气，酿成了张秋独有的年味儿。

年集的入口，总被春联和木版年画的摊子占满。大红的春联烫着金边，“运河呈祥添福寿，古镇纳瑞庆新春”的联语，道尽了张秋人的期盼。写春联的老先生坐在马扎上，面前摆着祖传的砚台，毛笔落下，墨香混着运河的湿润气息散开。旁边的年画摊更热闹，桑营村老艺人刚印好的木版年画还带着油墨香，门神秦琼敬德的威风凛凛，胖娃娃抱鱼的憨态可掬，还有印着“马年大吉”的生肖画，色彩浓烈得像一团团火焰。母亲总会选两张门神贴在大门上，再挑几张灶王画，说“张秋的年画，能护一年平安”，我则盯着那些印着武松打

虎的年画，非要缠着父亲买一张，贴在我的床头。

往里走，便是美食的天下。邱家糕点的摊子前排起了长队，蜜三刀、菊花饼、栗子酥摆得满满当当，油亮的蜜三刀裹着晶莹的糖浆，咬一口甜糯不腻，这传承百年的手工滋味，是张秋人过年必备的念想。不远处的地鱼摊冒着腾腾热气，黄河鲫鱼在大铁锅里咕嘟作响，汤汁浓稠鲜亮，摊主大勺一挥，鱼肉的鲜香混着花椒、茴香的味道，能飘出半条街。旁边的壮馍摊子更有气势，师傅抡着擀面杖反复擀，把面团擀得方圆周正，放进平底锅烙得金黄，外皮酥脆，内里松软，咬下去满口飘香——这地鱼配壮馍，是张秋人刻在骨子里的年味儿，也是黄河与运河共同的馈赠。

肉摊和鱼摊前早已人声鼎沸。新鲜的猪肉挂在木架上，肥瘦相间，摊主是个爽朗的汉子，手起刀落间，砧板“咚咚”作响，像是年的鼓点。母亲仔细挑着五花肉，要用来做红烧肉和灌香肠，还要留一块做年三十的饺子馅。鱼摊前的黄河鲤鱼活蹦乱跳，摊主高声吆喝“年年有余哟”，母亲选了两条最大的，用草绳串着提在手里，鱼鳞反射着晨光，闪着喜庆的光泽。

赶年集的人，脸上都带着笑意。穿棉袄的老人提着刚买的糕点，与老伙计寒暄；年轻的媳妇们围在饰品摊前，挑着红头绳和银簪子；孩子们牵着父母的手，眼睛盯着琳琅满目的玩具，哭闹着要一个布老虎或波浪鼓。每个人的手里都提着沉甸甸的年货，竹篮里、布袋里，装满了肉、菜、糖、果，

也装满了对新年的期盼。运河故道旁的大槐树下，几位老人坐在马扎上晒太阳，手里剥着刚买的花生，聊着当年“九门九关厢、七十二条街”的繁盛，阳光透过槐树枝叶洒在他们脸上，满是岁月静好。

日头渐渐升高，薄雾散去，年集上的人越来越多，摩肩接踵，人声鼎沸。母亲的竹篮已经装得满满当当，我也抱着心爱的布老虎，手里还攥着一根糖葫芦。往回走时，青石板路上的冰已化了，脚步虽沉，心里却轻快无比。身后的吆喝声、唱词声、笑声渐渐远去，身上的烟火气却久久不散，运河的水汽沾在肩梢，凝成了小小的水珠，凉丝丝的，却暖在心里。

如今身在异乡，腊月的风掠过窗棂时，总忍不住想起张秋的年集。想起米市街磨得温润的青石板，想起木版年画未干的油墨香，想起黄河地鱼的浓鲜、壮馍的酥香，还有母亲提着竹篮，在人群里回头唤我名字的模样。

那运河边的年集，赶的不是琳琅的年货，是黄河与运河揉进烟火的温柔，是古镇百年未改的团圆期盼，是刻在骨血里的乡愁。那些人声鼎沸的热闹，那些唇齿留香的滋味，那些乡邻相见的温软，都化作运河的水、古镇的风，在岁月里轻轻漾着。无论走多远，一想起，心底便漫起融融的年味儿，像母亲的手揣在我棉袄兜里的温暖，像集市上不曾散去的烟火，岁岁年年，从未凉过。